

传统评书

兴唐传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传统评书

兴 唐 传

二

陈 荫 荣 讲述

金 受 申
戴 宏 森 整理

兴唐传(二)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字数 34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6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227·054 定价: 1.35 元

第三十四回

使急智计赚靠山王 领龙票重回济南府

上回书正说到秦琼练铜，要铜打老杨林啦。他练着练着，一想使不得。我这撒手铜出去，一定能把他打死；无奈一节，他们已然知道我是济南镇的武官，定要奏禀朝廷。这么一来，不单连累了我的全家大小，就是济南府历城县的衙城文武也得被罪。好了，搁着这个碴儿，对了机会再把他打死给我爹爹报仇不就结了吗。再说杨林一看这对双铜练得是风雨不透，不由得双伸大指，连声儿地说好。秦琼练完了这趟铜，过来说：“卑职献丑了，还请王爷指教指教。”“据我观看，你这铜法是经过高人传授，就是那有名的上将，也未必是你的对手。可惜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武功郎，埋没了你这身的好本领啦。可惜呀，可惜！今天我实在是痛快，来、来、来！随我一同到后面，咱们是另有别谈。”杨林叫上秦琼、上官狄，迈步上了银安殿，转围屏，出了后殿门，直奔后院书房而来。杨林居中落座，说：“秦琼，你坐下。”“哎呀，王爷面前，焉有卑职的座位。”杨林说：“今天把礼节一概免去，随便地坐下。”上官狄说：“二哥，王爷叫坐您就坐下吧。”秦琼这才谢了座。杨林说：“上官狄，你也坐下。来人哪！摆酒，今天我们要痛饮一番。”一会儿酒菜摆齐，秦琼心里暗想，这老儿是安着什么

心呢？怎么这样儿款待我呀！酒过了三巡，杨林说：“秦琼，前者你夺回了珠子，救了上官狄他这条命，究竟这珠子是我的，我这里谢谢你了！”“王爷，这也是凑巧的事，实在不敢当这个谢字呀。”“今天，咱们别看是初次相见，也是爷儿俩有缘，我拿你不当外人，如今当着上官狄，索性谈一谈我的心事。我在幼年间，曾经三访高颍，学来一对水火囚龙棒，敢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我辅助我大哥，灭北齐、伐南陈，就凭我这一对双棒，打得天下一统。我一生是无儿无女，在年轻的时候南征北讨，不拿儿女在意；如今天下太平，又上了年岁，感到了无儿无女这份儿难处。我才这么一收义子，由大太保说起，直到十二太保。秦琼！你说这十二个太保，我是爱他不爱？”“据卑职所想，王爷要是不爱，焉能收他们呢！”“哎，不对！跟你这么说吧，说在武夫之中，我平生只喜欢两个人，那是我发于肺腑的爱。”“哦，您头一个爱谁呢？”“就是那京营节度使、镇殿将军、金镜无敌将宇文成都。”“第二个呢？”“就是那潼关守将、花刀魏文通。”“请问王爷，这十二家太保您既不爱，为什么又收他们做义子呢？”“唔！你哪儿明白我的心呢，比如说这儿摆上了酒菜，这个给我斟酒，说爹爹饮酒，那个给我布菜，说爹爹吃菜吧，我这么一痛快，就能够多饮上他两三杯。这也是一个乐儿。”秦琼说：“噢！是、是，这我才明白。”心里这个骂，分明这是叫拿着穷人打哈哈呀！又听杨林说：“为什么跟你说这个话呢？今天爷儿俩一见，我跟你就投缘。我打算要收你做一个十三太保，你愿意吗？”“这个……”“秦琼！你可不要这么想，以为我拿你跟他们一样，不对！皆因我看你拳脚、铜法样样儿精通。言谈话语，无一不好，发于肺腑地爱你。方才我没说，我生平就

爱两个人吗，到你这儿是第三个，我只喜爱你们三个人了。将来我必叫你高官得做，骏马得骑，门排画戟，户列簪缨，位到了极品。我要是有一句假话，叫我天诛地灭，不得善终，你就不用推脱，应允了吧！”秦琼一听，心说：得！到我这儿了，世界上有扣着硬认干儿子的吗！再说我焉能认仇为父呢！不由得沉吟不语，进退两难。上官狄说：“二哥！您可大喜啦，这您还有的说吗，就跪下给王爷磕头吧！”秦琼说：“别忙。”杨林一听，脸往下一沉，说：“啊！秦琼，莫不成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吗？”“您请想，您是谁！您是一位太岁靠山王。照您这样儿的义父，就是打着灯笼拍门找，也找不到哇！我焉有不乐意之理。”杨林听到这儿，又转过了笑容，笑着说：“啊，这话我爱听，那你还不跪下？”“无奈一节，虽说我父亲死的早，上面还有我的老娘。容我回家禀知了我的母亲。据我想，我的老娘哪有个不乐意之理。二返回来，正式认您做义父。常言说：大水漫不过桥去，若不禀知我母亲一声儿，王爷您想，我是不是礼节有亏呀？”“啊，哈、哈、哈、哈。好！上官狄，你听见了吗？”“爷，我听见了。”“不怨我爱他，你听他这篇话，真是不愧他叫赛专诸！”上官狄说：“王爷，说得对。”秦琼心说：得了。我暂时先搪过去，我走了，还能回来认你这个老儿吗！秦琼此时也只好逢迎其心，他爱听什么，说什么吧。老小子是越听越爱听！书要简短，这杨林喝得是酩酊大醉，散了席，叫上官狄在前院给秦琼打扫了三间静室，叫他在那儿歇息。

这么说吧，从此以后，杨林要是吃饭哪，喝酒呀，时常叫秦琼一块儿陪着。如是一说，一转眼就有十几天的光景了。这一天，秦琼跟上官狄备上了两匹马，出城游逛，看一看海

景。逛了会子，哥儿俩有点饿了，上官狄把秦琼同到了望海茶楼。一进门儿，柜上大家伙儿都认识上官狄，连忙招待。两个人到了楼上，对着楼口落了座。上官狄一提秦琼的事情，本柜伙友们才知道那一天来的响马，就是这位山东的好汉秦琼假扮的。伙计到柜房一说，高魁可就上楼来了，拜见了上官狄。由上官狄给他引见，他这才口称秦二叔，上前见礼，命人摆上好酒好菜款待他们二人，自己在一旁陪着。在饮酒当中，高魁要求秦琼答应他这个赛叔宝的外号。秦琼微微一笑，只好点头应允了这一回事。爷儿仨正在喝酒之际，就听楼底下喊说：“楼上瞧座儿，两位呀！”噤、噤、噤，楼梯儿一响，上来了两个人。一露面儿，可把秦琼吓坏了。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程咬金、尤俊达。这俩人怎么来的呢？原来朱能一看秦琼被擒，追到护城河吊桥这儿，西门已然关上啦，他料想秦二哥的命是没啦，也没再打听打听，一转身连夜地往回这么一赶。非只一天，回到了武南庄。这时程咬金、尤俊达两个人正说这档子事儿呢。忽然见朱能慌慌张张地走进来，尤俊达说：“朱贤弟，你回来啦？怎么这样慌慌张张，莫不成官兵要来剿庄吗？”“不对！我慢慢儿地说，你们哥儿俩可别着急！”老程说：“什么事，你快说！”朱能这才把秦琼涂眉染面入登州、斗杨林被擒丧命的事儿，细说了一遍。尤俊达听完，啊了一声，可就愣在这儿了。心说：我这个秦二哥可真是一个朋友啊！这个时候老程可就翻了，说：“俊达呀！你听见了吗，你告诉我，二哥是个番子不好惹，他如今自充程达尤金替咱们销案去了。说了半天，就是你一个人不地道。现在我二哥为咱们俩把命都没啦，咱们这个日子别过了……”老程说完一抖手把桌子就给拆了，劈哧叭嚓，唏里哗啦！把

桌儿上的擗瓶、樽罐全都给摔了。说：“我活不了啦！”尤俊达一把拉住了老程说：“哥哥，您别忙，沉住了气。”“我呀沉不住气啦！”“朱贤弟，我问你，你是目睹眼见秦二哥的脑袋挂出来了么？”朱能说：“我虽然没亲自看见，可是我打听明白了。”尤俊达说：“你没亲眼看见，就不能算。万一二哥要是没死呢！哥哥，咱们这么办，哥儿俩备上马奔登州走一趟，探听探听，秦二哥要是真死了，咱们打听实了，不用说哥哥你活不了，就连我也活不了啦。我要不奔山西潞州二贤庄去找单雄信，打一道转牌，会合了天下的绿林英雄，把登州闹一个地复天翻，我尤俊达就不算一个人了。”“好啦，小子。咱们这就走！”俩人备上马，挂好了军刃，带了路费，出庄直奔登州而来。这一天已然瞧见登州的西门了，老程的嘴里是又干又燥，说：“兄弟，咱们先找个地方喝点儿水去，我嗓子里渴得都冒烟儿啦。”尤俊达说：“好。”往左右一看，路南里正是望海茶楼，用手一指，对老程说：“哥哥，这儿就是望海茶楼。”老程说：“哦！就是这儿呀！好，正合适，咱们进去吧。”两个人下马，把马拴在桩子上，走进来。楼下的伙计们一看老程这个长像，说：“这……”心说：这些日子我们这儿怎么竟上这个长像儿的！说：“您才来呀，楼上请吧！”两个人上了楼，来到楼口上头。秦琼一瞧，心里轰的一下子，心说：这两个人怎么来了？这两个人一瞧秦琼，心里也是轰的一下子，心说：这不是秦二哥吗！老程将要叫出来，赶上此时上官狄正跟高魁说话，没留神，秦琼朝着这两个人使了一个眼色，这个意思是不叫他们言语。这两个人一看秦琼身旁有人，又见他递过来眼色，也就明白了，就没言语。伙计迎过来说：“二位，您将来呀？”这两个人在秦琼前边的那张桌子旁坐下了，说：

“给我们沏一壶茶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是了您哪。”跟着把茶沏好了拿过来。这时候秦琼在这儿可就坐不住啦，心说：这必是朱能回去报信，这俩人以为我是命丧在登州了。他们来了，万一再把这事儿闹翻了，可就糟啦！想到这儿，用手一捂肚子，皱眉带咧嘴，说：“哎唷！”上官狄说：“二哥，您怎么啦？”“我这肚子这会儿拧着绳儿地疼，我得跟你们爷儿俩告个便儿。”说完了站起来，直奔楼口，走到老程的桌儿旁，朝着老程微一努嘴，就下楼去了。程咬金这时也不好明说，只好用眼一瞧尤俊达，心说：俊达呀，二哥可是往外调咱们呢！尤俊达也不好明说，用眼睛一膘桌儿上的茶壶茶碗，这个意思是说，我知道了，咱们将把茶沏上来，怎么走呢！老程一掀壶盖瞧了瞧，说：“伙计，过来。你怎么把没开的水，就给我们沏上啦？”伙计过来说：“爷，我是拿冒着开的水沏的，要是不开，您看，茶叶哪儿能落下去呢？”老程说：“啊！你别冤我们了，我们那个村儿里，开水沏的茶，茶叶是漂着，不开的水沏上，才是落下去呢。你们这儿竟冤人，拿这不开的水沏茶，不喝啦！兄弟，给他一包茶叶钱，水钱我们可不能给，咱们走了，到别处喝去吧！”尤俊达给了一包茶叶钱，两个人站起来下楼去了。两个人出来解马，一看秦琼往西走下去啦，就在后头跟着。出了街口，北边有一片树林子，两个人跟着秦琼进来，一看四下里无人，赶紧上前行礼，说：“二哥，我们给您行礼了。”“二位贤弟少礼，你们怎么来到登州了呢？”老程说：“朱能回去报信说您死了，您怎么到现在还活着呢？”秦琼说：“二位贤弟赶紧回庄，别在这儿耽误着。我在此地很平安，再等几天，我也就回去了，再说我在这里的详细情形。这登州城里官人是多的，眼目是杂的，就是你们这个像儿，万一叫官

人看出可疑来，把你们跟上，可就麻烦啦。你们赶紧走，楼上那两个就是官人，我还得赶紧回去，不然，要等他们找我来，撞见了你们，更是麻烦。二位贤弟赶紧走吧！”两个人说：“我们看见了二哥，也就放心啦，我们走了！”两个人出树林，上马回武南庄去了。秦琼也就返回望海茶楼。

过了两天，秦琼想，我竟在这儿耗着也不行啊！得打个主意，离开这龙潭虎穴。这天，秦琼一早去见杨林，假装着愁眉不展，很难受的样儿。杨林一看，说：“啊！秦琼，你今天为什么烦恼哇？”“回禀王爷，我这几天老是思念家乡。尤其我母亲年纪高迈，我实是放心不下。再说，我还有公事在身，我打算回济南去，不知王爷意下如何？”“秦琼啊，我也想打发你回去。这公事一切都给你预备好了。上官狄，你把西边案子上那个黄包袱取过来。”上官狄说：“是。”把黄包袱拿过来，放在桌上。打开一看，里头有一根龙签，押着一张龙票。杨林拿起来龙签，递给秦琼，说：“这是龙签。”秦琼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令箭的形式，签的两面都有蓝龙，上头有靠山王的官衔儿。杨林又把龙票展开了，说：“你再看这个。”秦琼一看这龙票周围上下有九条蓝龙，当中上面盖着靠山王的印信，下边写着一行字是：总办皇杠事件差官一名秦琼，旁边填的是：大业二年某月某日。秦琼说：“这是王爷的龙票，我都看明白了。”杨林说：“前者你不是说过，这响马劫完了皇杠，一时不知去向吗，这一套儿我给了你，你走遍天下，不管他是文武衙门，凭着这个是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就如同我亲到一样。你什么时候捉住响马什么时候算，我也不催逼你，用完了可要给我送还。”“是，您既然宽限我，必然把这案人赃并获。”“我再跟你说一回事，你可别忘了问你母亲，认我做义父的事啊？”秦琼点头，说：

“我回家先把此事禀报母亲，容日后回来，再正式认为父子。”
“哈、哈、哈。好孩子，皇杠不要放在心上！这件事要紧。”秦琼把龙笠、龙票都带起来，杨林说：“你几时起程呢？”“我即刻就要起程。”上官狄说：“王爷，我也跟您告些日子假，到一趟东阿县去探望我姑母。这次我跟我二哥一块儿走是同路，不知道王爷您准我的假不准？”“好，既是这么着，你们哥儿俩就一路同行。来人哪！拿二百两银子，给秦琼做路费，另外再给上官狄拿一百两。”秦琼等二人急忙谢过，辞别了老杨林，出府上马，直奔东阿县而来。

走在道上，秦琼心说：此次被擒，万没想到还能生还。真是九死一生，好险哪，好险！一路之上，哥儿俩闲谈，秦琼说：“上官贤弟，你的姑母家在东阿县什么村庄？”“二哥要问，是在武南庄。”“哪儿？”“武南庄啊。”“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？”“就有我一个表哥，名叫尤通，号叫俊达。”“啊，我再问你，你们哥儿俩多少日子没见了？”“嗨，可有十好几年啦。”“你表哥他是做什么的呀？”“您要提起这个来，话可长了。想当初我姑父死得早，撇下了他们孤儿寡母，我那时候也就是十几岁。我这个表哥家里，是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垅。由那时到而今，我们哥儿俩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。忽然前些年给我家里来了一封信，据他信上说，现在家里日月好了，因为我这个表哥贩卖红货珠宝发了一笔财，家里是地亩千顷、骡马成群了。我听着很高兴，信上写着我姑妈很想我，无论如何叫我去一趟，可是我老没得空去。今儿借您这个光儿，趁着王爷高兴，我这才把假告下来。”“哦。哈哈！可笑哇可笑。”“二哥，可笑什么？”“上官贤弟呀，你这个表哥是做什么的，我知根儿。”“怎么，您知道？”“我说了，你许不信。你知道劫皇杠

的那个程达尤金呀，那就是你这个贵亲戚！”“啊！他是劫皇杠的响马？您仔细地说一说，我得听听！”秦琼就把二贤庄跟尤俊达初次见面，以及三探武南庄恰遇旧友程咬金，直到涂眉染面到登州，替他们二人来销案的事，从头至尾，细说了一遍。上官狄说：“噢，是喽，好么，我这才明白了！”秦琼说：“要不是你看出了破绽，我就替他们哥儿俩命丧在登州。我对王爷乃是一片谎言，要不是他有爱将之癖，我这条命也就完啦！”上官狄想：哎呀，表哥！你真算可以的，我万没想到你敢劫皇杠。秦琼说：“要不然怎么我问跟你表哥有多少年没见了呢，你还记得咱们在望海茶楼吃饭，我说我肚子疼那天，上楼喝茶的那两个人，一个蓝脸儿的，一个紫脸儿的。”“啊，不错，有这么回事。”“那紫脸儿的就是你的表哥尤俊达。我并不是肚子疼，那是装病，把他们调出去了。一问他们，知道是因为不放心我，来到登州打探来了。我赶紧打发他们回武南庄去了，怕他们在本地露了马脚，出了舛错。今天说到这儿了，我是全告诉你就完了。”上官狄这才前前后后明白了此事。秦琼说：“这些事，你能跟王爷面前说吗？”“那我哪儿能够哇，他是我的表哥，您是我的恩公，我知道了就完啦，哪儿能跟王爷说呢！”哥儿俩一路长行，来到了武南庄。有人一回禀，老程、尤俊达接出来。有人把马接过去，哥儿俩过来见礼，说：“二哥，您来了？”秦琼说：“二位兄弟，免礼吧！俊达兄弟你过来，我给你们见一见。”尤俊达说：“好，二哥，这位是谁？”秦琼说：“这就是你的表弟上官狄。”上官狄过来，表兄弟二人见过了礼。尤俊达又给程咬金哥儿俩见了礼之后，往里面请，四个人进来，到了前厅落座。尤俊达跟上官狄叙了叙别后之情。尤俊达问秦琼说：“你们哥儿俩这是由哪儿

来呀？”秦琼就把他怎么样儿被擒，被上官狄认出来搭救的事，说了一遍。尤俊达知道上官狄已然知道他劫皇杠的事了，脸上觉着怪不得劲，就找了个辙，跟着叫家人摆酒，给二人接风。再说这四个人喝酒，忽然间尤俊达想起一回事来，说：“二哥呀！前两天单二哥给我来了一封信，说今年您那儿老太太的寿日，乃是六十的正寿，他已然发下一道转牌，是所有天下各处的绿林朋友，不论他是山南的、海北的、各山各寨的，是日全到济南城，给老人家拜寿去。”秦琼一听，心里头轰的一下子，心说：哎呀！天下各处的绿林人都要到我们这儿来，一来我没有这个预备，二来济南城非乱了不可！想到这儿，可就坐不住啦，说：“兄弟你不是说到这儿了吗，我可得先走，回去跟我母亲商量，是办哪，是不办。要是不准备好了，岂不把众位弟兄们晾了台，那怎么对得起大家呢！”尤俊达说：“也好，您赶紧回去吧，我也不留您了。”秦琼说：“我跟你们哥儿俩告辞了，回头你们替我说一声儿，我也不进去见二位老太太了，我先走啦。”众人把秦琼送出庄来，秦琼拱手告辞，上马直回济南府。

这一天到了家，进了大门，正遇见秦安，赶紧上前见礼。秦安一看连忙把他扶了起来，冲院里喊：“妈呀！我二弟回来啦。”老太太正在屋坐着呢，一听秦琼回来了是又惊又喜，屋里的仆人以及贾氏都接出来。哥儿俩进到屋中，秦琼上前跪倒行礼，说：“不孝的孩儿回来了，差一点儿，就不能跟妈您见面啦！”说完了是放声痛哭。老太太眼中落泪，说：“儿呀，你起来。济南镇衙门送信来了，你闹登州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”秦琼这才把三探武南庄以及在登州所有的经过，杨林怎么有爱将之癖，自己怎么样的敷衍，这才脱离了登州的事，详细地说了一遍。老太太说：“嚯！总然算你命不当绝。这个程咬金敢情

就是程泽臣他们那个孩子阿丑儿呀！这孩子倒是个有志气的人。”阖家大小一瞧秦琼回来，都高兴了。秦琼说：“妈呀，我在武南庄听说我的单二弟今年要给您大办正寿，您说是办不办呢？”“咱们家也见着信啦，我的意思本来不打算办，现时也只好是办一办了。因为人家单员外已经到处邀人，你的朋友们都知道了。事到如今，要是不招待就恐怕得罪人啦。”秦琼听他母亲一说，也只可答应。这一来才引出一段贾家楼群雄会的热闹节目，下回交代。

第三十五回

傲罗成枪伤单雄信 愣咬金斧掏小灵官

上回书正说到秦琼跟他母亲商量办寿的事。歇了几天，先到历城县去报到，见着徐知县说了这事的经过。县官见了靠山王的龙签、龙票，自然不敢再作威福，依旧叫他回镇台衙门。秦琼又见了唐璧告知此事，并禀明因母亲办寿要请几天假。然后回到家来，请人帮忙预备一切。由衙门里烦出几个帮忙儿的来，四下里一撒请帖。

花开百朵，各表一枝。单说北平王罗艺，这天正在殿上办事，罗成在旁垂手侍立，忽然有人进来回禀，说：“启禀王爷，有请帖到了。”“呈上来。”罗艺展开了一看，是秦琼的请帖，不住地点头。罗成在一边就问：“爹爹，是谁的请帖？”“儿呀，你看。”罗成接过来一看，说：“原来是我表哥给我舅妈办六十正寿，这也是应当的事，您打算去不去呢？”“我哪有工夫去拜寿啊！成儿，你替我去一趟吧！”“那敢情好了，我舅妈还没瞧见过我呢，我也很想念我表哥。”“既然如此，来呀！散殿。”到了后堂，罗成跳跳蹦蹦，高高兴兴地说：“妈！我表哥来请帖啦，给我舅妈办六十正寿。我爹爹说叫我去。”“那可好了。成儿，你去呀？”“是啊！”“好，叫你舅妈看一看你，也喜欢喜欢。你也应当孝顺孝顺你舅妈。咱们也对得起

活的，也对的起你死去的姥爷啦！”“是。”“王爷，咱们商量商量，成儿去给他舅妈上寿去，咱们送多少寿礼呀？”罗艺想了想说：“据我想，把咱们北平所出的土物带点儿去，再封上千儿八百两的份金就行了。”秦氏又对罗成说：“把我那一堂珠翠的手饰给你舅妈带去，拣你媳妇那上好的首饰头面拿点儿，也给你表嫂带了去。”商量好了，第二天罗艺升殿办事，办完了公事之后，跟大家伙儿说：“我内侄秦琼给他母亲办六十正寿，我命成儿到山东祝寿去。你们谁乐意去，我给一百两银子，路费、份金都在其内了。你们一半儿出份子，一半儿保护着成儿，因为他没出过远门儿，你们都是谁愿意去呢？”罗艺这么一说不要紧，这个说我去，那个也说我去。罗艺一看所要去的有：张公瑾、白显道、尚时山、夏石珊、尉迟南、尉迟北、毛公遂、李功旦、唐国仁、唐国义、党世杰、史大奈，再加上杜差，还有罗成，正正的是十四名。罗艺说：“你们都去呀，好。”选定了长行的日期，头一天预备齐了，连寿礼带行李，一共归置了十个驮子。又选了二十个精壮的兵丁跟着。到了第二天，十四个人换了行装，罗成是顶盔贯甲，各自备好了马匹，挂上了军刃，煞栓齐毕。罗成随身还有四个贴近的家人，也把他们带着。跟他爹妈告辞，率领着众人，出了西门，押着驮子就走下来了。

渡过了浑河，出了长辛店，罗成坐在马上，说：“诸位哥哥！”“殿下。”“昨天我睡着了，我这五钩枪给我托了一个梦，跟我说您可老没有打仗了，您不打仗，我受不了哇！想法儿您得打两仗。诸位你们怎么给我想个法子呢？”张公瑾说：“这，您这是起哄。”罗成噗哧一笑，说：“哥哥，我哪能扎您呢，我听说现在天下各处逢山是寇，遇岭藏贼，响马闹得厉害，

你们要这么这么……喊，这叫成心斗气儿。把山大王斗出来，我上前拿枪挑他几个，岂不有仗打了吗！”大家伙儿一听，说：“噢！原来是这个意思呀。”白显道说：“殿下，人家出门，都讲的是一路平安，咱们出门可倒好，成心找事呀！”杜差说：“好啦，咱们就这么办啦！”这罗成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他今年才十八岁，家传的枪法，那是真好，可称是文武全才。就有一样儿毛病是自高自大，又狂又傲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就是这么个人性。往下这么一走，比如说，前面有座山，这些人是依着罗成怎么教的，他们是怎么喊。大伙儿扯着大喇叭嗓子这么一喊，说：“哇喝！谁敢抢我！谁敢劫我！”这么说吧，见着山也喊，见着树林儿也喊，胡这么一骂。罗成在马上是自己跟自己起急，说：“诸位哥哥，咱们这么骂，为什么没有人劫我呢，真要把我给急死啦！”史大奈说：“殿下，您甭着急，反正早晚咱们得开张。”他们这么骂街，怎么会没有人劫他呢？这里头有个缘故。因为他们所经过各处的山寨上，是为首的寨主们，都接到了单雄信的转牌，下山东给秦母贺寿去了，没在山上。喽兵头目们一看罗成他们倒是真肥，可是人多，个的个差不多都有马匹军刃，这拨儿买卖扎手，所以不敢下山劫他们。本来罗成就狂，又因为没人劫他们，就又给他多加上三分的狂。就这样骂着往下走，无非是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这一天正走在山东河北交界上，他们是由西往东走，瞧南边有一座山，就听山上仓啷啷……锣声响亮，扑下来有二、三百名喽兵，各持刀枪。再一看由山上马走銮铃响，下来九员战将把罗成的去路一横，中间为首的这人，书中暗表，正是小灵官单雄信。

单雄信怎么到这儿了呢？皆因是老杨林办理头拨儿的皇